

李青宝卷

焚起般若香，天龙降吉祥。
东岳同聚会，十王赐寿延。

斋主焚起般若香，八部天龙降吉祥。
东岳酆都同聚会，十王祖师赐寿延。

一座禅门八字开，诸佛菩萨降临来。
红衣童子拦门坐，打弹张仙送子来。
贞节淑德招财宝，无字三相免三灾。

天留甘露佛留经，人留男女草留根。
天留甘露生万物，佛留经卷劝善人。
人留男女传后代，百草留根等逢春。

开经开卷开无生，开天开地开佛门。
开开佛祖门两扇，白莲台上放光明。

宝卷初开始诵真言，香风郁郁遍大千。
行行灭罪，句句消愆，两班善人，上会烧香。
佛前求忏悔，火内化青莲。

宝卷初开放，讲经在佛堂。
经堂须肃静，和佛莫心慌。

开经开卷，不是开个绫罗匹绢，而是开动一部《李青宝卷》。是经灭罪，是饭充饥，是话有音，是鸟有翎。宝卷上面要有皇皇登位，要有贤人出世，要有头有尾，有始有终，有悲欢离合，方可算作一部圣卷。宝卷掀将过来，

昔年明朝景泰皇登龙位，治理江山总太平。

当年有道君王登位之时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边无强寇，国无罔民，父慈子孝，兄爱弟敬。三日一风，五日一雨，大风吹不动杨柳，大雨笃不碎堡头。麦秀双穗，稻报九芽，地产灵芝。干戈歇息，太平之年，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。

大邦年年来进贡，小国岁岁贺明君。
江湖长长流活水，南北二京总太平。
四海渔翁献玛瑙，山中猎户进麒麟。
路上黄金无人要，夜不关门犬无声。

皇皇多有道，端坐在龙廷。
四方总不动，八方罢刀兵。
国正天星顺，官清民乐安。
妻贤夫祸少，子孝父心宽。
休论皇皇多有道，贤人出在哪州城。

且说有一贤人，出在灵青州儒学县北门三里聚贤村。贤人姓李名叫正风，同缘唐氏。夫妇二人，家中豪富不过。金银满库，米麦成仓，安童成对，使女成双，牛马成队，驴骡成行。

十库金来十库银，还有十库马蹄金。
出入安童骑骡马，扫地丫环耳戴金。
东园十里荷花荡，西关十里水红菱。
前面起座逍遥府，后面又起接官厅。
鸳鸯亭对牡丹亭，库内许多宝和珍。
李正风有钱称员外，唐氏称作院君身。

一日，员外端坐高厅，说：“安童哎，秤杆子挂在东壁上还生到塘灰，我家满库金银来家为底高生不到利息？”安童说：“员外，人家古之常言，吃酒图醉，放债图利，你老人家舍不得放，到哪里收利息？”员外说：“安童，今年我大开廒房，满放，请你们帮我与中作保。”安童说：“员外，你可要拣拣人家？”“哪不要啊，我还愁哪个少我格钱哎！”

安童听见笑盈盈，顺便替你做中人。
吃得早饭街坊去，布庄又到面前呈。

一众贫人到布庄来卖小布格，总来杠谈。有人说：“老兄，你今年忙了怎样？”“不要提，人家说，冬呀冬，还好弄，年呀年，就是少两个钱。”“你嘛？”“我哇，帽子口朝前，一年不如一年。”也有人说：“我堂帽子口朝后，依然照旧，两个金刚拖条篾，中间拖了急绷急。”安童走向前来，说：“众位贫人哥哥，我昨日上街，看到你们，今朝又碰到你们，可是田里活计做了差不多，上街来吃碗茶歇息歇息？”“安童哥哥，不要开心，我们这些人，哪有工夫来吃茶歇息，不瞒你说，三九廿七个摇棉花本钱小，要忙了朝纱夜布。”安童说：“贫人哥，人家说，穿不穷，吃不穷，算计不到一世穷，你们不好借两个钱，拿本钱翻翻大，省得天天上街，跑拉工夫不也是钱？”“到这两天，哪里借到？”“我家员外家大开廒房，满放，我帮你们于中作保。”一众贫人一听，欢喜不过，拿安童喊到茶店里吃茶，酒店吃酒，请酒店老板，拿票子写写一大把。

安童领路前头走，一众贫人后头跟。
转弯抹角来得快，员外门到面前呈。

这叫人穷嘴不穷，一条大喉咙，离多远就叫：“员外老爷，我们来巴结你呱！”员外耳朵反装，只说来扒抢他格，“安童，你到不丑，带一班人来，可是做麻雀子会格！”安童说：“不是得，总是来问你借钱格。”票子交把员外一看，上头写格二分利。员外说：“安童，二分利太少，我家要放三分，叫他们家去，拿条子改下子。况且，我家库里格钱要盘盘，串头可足？米麦也要过过斗斛，叫他们暂歇三天再来。”安童走到门口，说：“众位贫人哥哥，员外说，你们条子上写二分钱，嫌少。他要放三分，家去重写下子。还有我家钱要盘盘串头可足，米麦也要过过斗斛，歇三天再来。”一众贫人说：“好格，三分就三分，三天就三天，干多天总过了，哪在乎三天。”

一众贫人回家转，员外高厅说分明。

员外说：“安童，我家格粮，崩干必脆，把穷人吃作啦得，替我挑点水涨涨斗斛。”安童又懒，说：“员外，哪要挑水，这堂天作变，只要拿屋上歇拉几缕瓦，

东北风毛雨对里飘，米麦粒粒总伸腰。
包你员外涨斗斛，不要挑水肚里浇。”

员外说：“安童，替我拿棉花晒晒夜场。”“日里不晒，夜里哪有太阳？”“我不是嫌潮，而是嫌干哎！”

晒晒潮来露露松，又好摇来又好碰。

“安童，我家总是格大钱，把穷人用作啦得，替我带点散碎银子，到街上换点鸡眼皮子小钱家来。另外，你们到苏铜匠老板家，请他帮我钉把秤，箍张斗。”安童说：“员外，我家底高秤、底高斗总有。秤无论十六两、廿四两、卅二两双钩秤，公议斗、火印斗、市斗家里总共有。”“不，你叫苏师傅帮我钉把水银秤，箍张哔嘣斗，他就懂过。”

安童听见这一声，哪敢耽搁片时辰。

散碎银子带几两，铜匠店到面前呈。

“苏师傅可来家？”“哪个？”“安童哥。”“底高事？”“我家员外请你替他箍张哔嘣斗，钉把水银秤。”众位，底高叫哔嘣斗？就是斗底用软木头做格，朝上一凸，一斗只有九升半，朝下一凹，斗零半升。

小小斗儿九寸高，又量凸来又量凹。

员外做事伤天理，就怕心高命不高。

众位，底高叫水银秤？秤杆子舞通了，肚里灌水银。秤杆子戳破天，一斤只有十三两三钱，秤杆子着地拖，一斤十八两只有多。

苏铜匠老板笑盈盈，晓得员外丧良心。

大斗进来小斗出，做了奸刁坏良心。

伙计老板忙一忙，两桩物件总停当。

又换小钱回家转，自己门到面前呈。

员外一见哈哈笑，两桩物件总称心。

员外叫：“安童，帮我拿串子散开来，把小钱对上掺，一头二十三，当中夹广板，当中大，两头尖，名字叫做倒四六钱，七百个铜钱算一千。”

看看不觉三天整，一众贫人又来临。

三天之后，一众贫人拿条子总改写好了，来到员外家。员外说：“安童，问问他们要借底高？要钱，到库房里去捐，要米麦到廒房里去量。”有个贫人说：“员外，我想问你借点钱用用。”拿起来一望，“呀，你家这钱上有些小钱，难用哎！”员外说：“你格贫人，怪不到你要穷，前世用钱用折得福够，我家这些钱，哪一个上头没得皇皇国号来上？人家说廿七、廿八，铜钱对搭，三十夜到晚，铜钱只要有眼，有眼无边，还好打酒包烟哩。”穷人吃得个钝头，想想也不错，我们穷人只愁没得钱，还愁钱用不掉来。拿钱一数一串只有七百个，“员外，你家这七百个钱底高意思？”“哦，我家是现扣三分。”有个贫人说：“员外，明年轮到我收到格小会，要是来还，怎样还法？”

“今年借我七百个钱，现扣三分算一千。

倘若明年还我个钱，一千三百个老黄边。”

穷人一听，“啊唷喂！听听三分钱，算算再加一分八厘钱也不止呀！拿票子带家去，不借。”也有人说：“这两天哪里借到钱？三六九，且图现到手，他想我个利钱，我就想他个本钱。”有个贫人说：“员外，我家就是金冠得了锅子上，问你借点米麦家去度度个命。”“安童，带他到廒房里去量。”穷人拿手对米肚里一抄，一手皮糠，手一捏，一个团，“哎呀！员外，你家这些粮饭潮了？”“哦，不要提：

时不通来运不通，天天起个进门风。

东北风毛雨对家飘，米麦粒粒都伸腰。”

有个贫人说：“管他，人穷，家里哪没太阳？”安童量斗，他不懂拿斗底朝下。员外说：“不对。”他跑去拿斗底朝上一凸，“哎，他们是借格，我家是放格，斗要量满点！”一众贫人一听，阿弥陀佛，竟是大财有大量，安童毕竟是啃碗边个！

嘴里说得甜如蜜，不晓心里辣似姜。

有个贫人说：“员外，我问你借点棉花家去，翻翻棉车头，省得朝纱夜布。”拿来棉花朝手里一抓，潮济济，棉籽朝嘴里一咬，一个扁螂，“员外，你家棉花潮了！”“不是潮，陈棉花不应齿呀！”穷人说：“潮就潮点，家去好晒格。”

量个量来称个称，廒房门口像舞龙灯。

人来人往多热闹，肩挑车推转家门。

穷人到家，也到东家借把秤，西家借个斗，棉花一称，一斤只有十三两三钱，米麦一量，一石只有九斗五升。妻子说：“相公，乡下人常吃苦，常挑九斗五。”一众贫人总来家咒骂，说：“苍天菩萨，

你来上方有眼睛，可晓李正风家丧良心。

他家大斗进来小斗出，做了奸刁坏良心。

李员外家坏心肠，米麦肚里弄水涨。

银子里头掺烂铅，串上小钱赛鸡眼。

水银秤称十三两，棉花还要晒夜场。

他家有穿并有吃，罚他有钱没子孙。”

一众贫人来咒骂，怨气冲到九霄云。

玉主端坐灵霄殿，心惊肉跳不安宁。

吩咐左右慧望星拨开云头望望下方世界：

哪里旱荒不下雨？可是水荒少收成。

可是活佛要出世？可是草寇夺乾坤。

慧望星一望，原来是李正风家，米拌糠麦着水，大斗进小斗出，斗秤不公平，一众借债个穷人来家咒骂，所以怨气冲天。玉主一听，龙心大怒。玉主吩咐左右星君，将他个子息簿子掇过来，名下五男二女，

一笔勾消干干净，罚他有钱没子孙。

光阴似箭容易过，日月如梭晚夜行。

看看不觉三年整，本利收不到半毫分。

一天员外端坐高厅说：“安童，我家干多钱，干多粮，借出去怎样，本不见，利无踪？”安童说：“员外，钱难要哩！那些人家釜冠得在锅子上，不要说问他要钱，最好带两个把他才好哩。”员外说：“怪不到！你们心太软，等我去，看到哪家敢说不把！”安童一听，不好，今朝员外要亲自去收租讨账，如可他要到，我们就要挨受责。促狭安童说：“今朝把他带到三家村王三元家，他家又穷，妻子又会说，要不到钱他就深信格。”员外吩咐安童，备起银鬃白马一匹，自己下厨房用点心，下绣房换衣襟。

下厨房，用点心，海咸河淡，

下绣房，来脱换，乃服衣裳。

头戴逍遥八字巾，身穿鸚哥绿海青。

腰里束根銮丝带，粉底乌靴簇簇新。

走到门口一望，马扣了旗杆上，“安童，我家马养了不丑，叫乘肥马、衣轻裘了。”

员外骑马出府门，两个安童紧随身。

上路一去二三里，走过烟村四五家。

看到亭台六七座，哪管八九十枝花。

“安童，出来干远，总不曾有人家问我家借钱？”“有格。”“怎不去要格？”“员外哎！要钱，走远处对家要，肚子越饿，离家就越近。”“格到也是得。先到哪家去？”“三家村王三元家。”员外说：“三家村，《论语》上说‘三家者以雍彻’，格地方有酒店，我们肚子饿了，好去弄点老酒。”“不是那个三家村。王三元家该一间卷头棚，风起要倒，东山头一个撑，西山头一个撑，门口一个撑，屋背后一个撑。本来四家撑，门口一个撑，走进踱出不便当，拔啦得，能个叫三家撑。”“啊哟，过种人家，几时问他要到钱？”“哎，员外，当初我问过你，放债可要拣拣人家。你说，只要帽子里有个人，不怕哪个少钱。”

员外一听笑盈盈，范进中举空回程。

谈谈说说来得快，三家村到面前呈。

王三元家门口一条河，上面只有一个竹夹桥，员外下马离鞍。安童拿马对小树上一扣，员外脚对桥上一踏，桥就“呱呱”，桥来杠直歪，员外吓得直抖。安童说：“慢，我来搀你。”

员外来到竹夹桥，未曾上桥桥就摇。

不是安童搀了好，险险乎湿落大皮袄。

员外对场上一站，“安童，今朝来得不巧，人不来家。”安童一望，“不，人来家哩！有人来家正关门，门闩过，没人来家反关门，门锁过。”员外说：“怪不到这些人家要穷！人家说：要得富，五更三点离床铺。烧好早饭锅里焐，带织三丈好小布。要得穷，天天困到日头红。太阳到了东南角，还不曾起来好烧粥。”员外和安童来杠说，王三元家妻子听见格，“相公，外头有人说话，像赛安童格喉咙，不光安童，恐怕还有员外哩，往常安童来，同他说说好话，过天、歇天、耽搁天，今朝员外来，要说过明白，你不要蹲家，我来回他，我们女流之辈穿长腰裙格天生说话不算数。”“贤妻，我躲哪里？”“躲锅洞里。”“没得灶只有个缸锅，西瓜灶，滚龙床，钻了头，露了腰，攻不下去。躲哪里？”“躲床底下。”没得床，打个地铺，攻了草肚里像舞小狮子格，舞草狮子格！王三元没法，拿壁障扒扒松，对东北上一攻。

溜到东北角落头，遇到一个竹墩头。

一绊一个大跟斗，磕坏额角头。

碰坏脚趾头，鲜血淌，紫血流。

吓得吼总不敢吼，少债少到这种祸场头。

安童拿门一拱，员外说：“贫婆，大天八亮，你还来家上火摇棉？”“员外老爷，不要提，

时不通来运不通，天天总起对门风。

大门关了紧同同，恐怕吹坏官官嫩毛孔，没得钱吃药请郎中。”

王三元妻子连忙端张三只脚大凳对芦菲上一蹴，“员外，请坐！”员外往常来家坐太师椅坐惯了过，八马拉脚对上一坍，一个鹞子翻身，倒跌过来格。安童说：“贫婆，

说你不该真不该，我领员外上门来。

问你要钱钱不把，员外掼了跌过来。”

员外爬起来一望，“啊呀，你错怪他了，这是冒失鬼木匠，打个三只脚凳，凳子不平啊！”贫婆说：“员外，木匠是打四个脚，只怪我丈夫，忙到锅上，不曾忙到锅下，昨天锅里不得透，扳了一只脚，才把锅里烧透了个。今朝来，有三只脚，明朝来剩两只脚……再歇拉两天，连板凳面子总没得格。”“贫婆，你家就干穷？”“员外，人家穷穷个字，我家还穷十个字哩。”“哪十个字？”

“一字穷了真可怜，二八青春枉少年。

三餐茶饭吃不饱，四季衣服不连牵。
五更三天困不着，六亲无靠苦黄连。
七七四十九天少你债，八字穷了颠倒颠。
久已心上还把你，实在家中少铜钱。”

员外说：“贫婆，穷虽穷，十个字说得不丑。不过我不是来听你说穷字格，你到底几时把钱？”贫婆说：“员外，我不是不把，实在家里穷了没得。

时不通来运不通，腾了黄豆水里攻。
栽了籼稻遇狂风，种了粟子遇蝗虫。
田里庄稼收不到，哪里有钱还亏空。”

员外：“人家总收到，就你家收不到，你哪住山顶上，还是住锅底塘里？”

“员外，你家良田总成匡，我种你家岸头岸脚田圈郎。
一个雷阵天下响，大熟年成隔壁荒。”

员外说：“这个贫婆嘴会说格，不过，今朝要与我说之明白，
有本钱要把本钱，没得本钱把利钱。
倘若没得钱把我，当官告罚退租田。”
贫婆听见泪涟涟，同你商议到来年。
过了今年有明年，过了荒年有熟年。
等到熟年有铜钱，本本利利还你钱。

贫婆来杠叫“员外，员外”，小孩子困了稻草铺上倒听见了格，“哥哥，才见妈妈说有棉鞋哩！”“棉鞋哩，毛笼子总没穿，还棉鞋来，是绵歪，我昨天拾家来相个。”“不，员外老爷来了。”这遭，小孩子总走草窝里爬出来，左边站个，右边立个，前边撑个。“喂，贫婆，你家小孩子不少哇，是不容易忙，人家说，大人个头你个肚，总是吃饭格榔头。”“格原呢，这些冤家，肚子吃得像炮仗，眼睛关了灶上，冒失鬼不识得粽子，总是饭榔头啊！”员外：“你家有几位令郎，几位令媛呀？”“贫婆，我家个总没得！”贫婆说：“冤家，

你们怎不早点死来早点生，到大户人家去脱生。
花红李子能不结，苦水毛桃满树生。”

员外说：“贫婆不要骂，大人骂你如刀切菜哩，你家嫌多，把一个我家，或是承继或是爱继。”贫婆说：“好格，大冤家，你到员外老爷家去。”“亲娘，我不去。

宁可摇棉织布手里翻，不要卖男卖女过春三。”

“没福个冤家，你不去拉倒，二冤家，你去。”“亲娘，我也不去。”

宁可蹲家拾拾柴，满田铺地挑野菜，春三慢慢混过来。

“二冤家也没福，三冤家，你去。”“亲娘，哥哥不去，我也不去。

大哥哥生了也少债，二哥哥蹲家打草鞋。

我宁可蹲家挽郎郎育代代，不到员外家去挂招牌。”

员外一听：贫婆，怪不到你家要穷，一点家法总没得，叫哪个去，就哪个去，还回嘴答舌，这个腔调有了穷嗯。

翻过来穷调过来穷，穷人伴里算祖宗。

穷人就怕骂穷字，贫婆说：“员外，你不要说我，穷嘛穷，还有三担铜。”员外说：“哎，有三担铜，拿出来称称，把我也可算本钱，也好算利钱。”贫婆说：“不是那个铜，人家说有儿穷不久，无儿久久穷。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

砖头也有翻身日，暴灰也有发热时。

江山也有兴和败，地龙也有上天时。

贫转富来富转贫，皇皇也有草鞋亲。
破布也从新里过，状元也写过上大人。

员外，等我忙忙，儿女大点，家里好点，男女读读书，如可求到一官半职，我就发财格呢！”

求到一官并半职，寒门改作相府门。”

员外一听，哈哈大笑，“贫婆哎，你不要拿头想尖了戴箸笼，箸笼戴了头上不觉暖，头皮磨了有点软，你们家这些仆，还想做官！有个做纱筒管，织布个芦管，灶上有釜冠，汤灌、煨罐、火竹管，锅洞里吓猫饭吃，假充是个大老官。可曾望望这些仆，底高头面脚手。”

箸笼头，怎戴得，乌纱大帽，
穿盘脚，怎着得，粉底皂靴。
箸笼头，戴纱帽，头要发痛，
穿盘脚，着皂靴，脚要皱筋。

你家总有官来做，朝廷站不下许多人。
穷人还想升富贵，除非宗师大人瞎眼睛。
贫婆一听不服气，偏要辩驳两三声。
贫穷不是砖钉脚，富豪不是铁打成。
三十年富贵轮流转，贫转富来富转贫。

贫婆说：“员外，我家个男女长大了，就是没官做，做活计总会格，你家满库金银是个呆宝，我家儿女是个活宝，你就搬四个元宝衬了凳脚上不会动，我坐在三只脚大凳上，冷天头说：“冤家哎，搀我出去晒晒，搀了就跑。”

员外听见这一声，默默无言不做声。
手捂胸前想一想，没男没女可伤心。
员外说：“安童，走家去，这些人家到哪里要到个钱。”
员外骑马回家转，安童扯马紧随身。
在路行程来得快，朝歌城到面前呈。

来到茶店门口，遇到陈员外、贺员外，总来杠吃茶，连忙站起来，“啊唷，李员外，来哪里忙格，进来吃杯茶。”“啊唷，你们二位，可是出门收租讨账格？”“不错。”“收到几成哎？”陈员外说：“我家收了七成。”贺员外说：“我家才收了对成，你家呢？”李员外说：“我家才查名对账格。”

一众员外正议论，学生放学转家门。

书房里一淘小朋友，放中学走杠，看见陈员外叫伯伯，看见贺员外叫叔叔，看见李员外，就哼也不哼。李正风说：“小朋友，来哟，你家家里可有父母？书房里可有先生？平时可曾训诲你们，要懂礼体，你们看见陈、贺二位员外，总响响朗朗叫，看见我，为何哼总不哼？”

你到街坊问一问，李正风可是低三下四人？
我要稟告你家双父母，告诉先生打手心。”

一众小朋友说：“啊，我家父母常对我们说，小朋友要学调皮点，宁做赚钱交易，莫做蚀本买卖，我叫陈员外伯伯，他家小员外叫我家父亲叔叔，我叫贺员外叔叔，他家小员外叫我家父亲伯伯，

我叫你一声如同撂到东洋海，何年何月赎家来！”

还有个小朋友说：“走哇，你睬他底高，他是山头上开门。”也有说是教场旗杆。也有说：他肩斗上背个车口袋格。李正风说：“来哟，你们到要说说清爽，底高意思？”

山头上开门独一扇，教场旗杆独一根。
扬州琼花无二朵，独拳打虎反关门。
肩斗上背个车口袋，袋子里只有一代人。
员外听见这一声，越思越想越伤心。

一路行程，走到荒郊，看见几个小朋友来扛铲茅草，几个人对坟上一坐，一铲就是半个。李正风说：“小朋友，你们铲茅草，沟头岸坎也好铲，这是人家个祖坟。”小朋友说：“才见来东边铲，坟主出来一闹，我们吓得一跳，这个坟是前埭上个孤坟，没人问，你跑跑路，管底高闲事？”

员外听见这一声，止不住腮边泪纷纷。
我今没得男和女，到老终身葬孤坟。
青云高来自白云低，人没男女被人讥。
门房子侄来争斗，瓜分家业可孤凄。
员外一路回家转，闷闷不乐可伤心。

员外到家，下马离鞍，安童拿马对后槽一系，喂好草料。员外对高厅上一坐，心里十分难过。唐氏院君一见，连忙走向前来，“呀，员外，你出门收租讨账，怎一转就家来，又为何闷闷不乐？还是安童不听使唤，可以打骂；佃户不肯还债，可以当官告罚。”员外说：“院君，你不要问我，我到要问你！”“问我何来？”你今年多大尊庚？”“呀，你年纪总忘着得！我你两条黄牛合张犁——同耕。同庚多大？同庚三十六。”“不错，年纪到有三十六，没得男女多孤独，想想心里不直落。”“哎呀，你想到男女，人家说，男是冤家女是害，无男无女多自在，三世修不到绝下代，光床滑席哪里来。”

无男无女赛神仙，落得光床滑席眠。
清清闲闲烧炷香，龙华会上比高强。
“院君，不要龙华会比高强，清明时节，也好比比高强格。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多少人家上丘坟。
有子孙坟上飘白纸，无男女坟上冷清清。”

“呀，员外，你何愁个男女？人家说，有担米，有人理，有担稻，有人要，有担糠，有人扛，我家满库金银，还愁带不到人家个你？承继一个，爱继一个，也一样格：
有假儿来没假孙，三头二年抱外甥。
外甥烧得舅公纸，外甥上得舅公坟，就好麻绳接草绳。”

员外说：“院君哎，不好，人家说男女要亲生，田要深耕，叫隔重肚皮隔重山，隔重爹娘隔泰山，自肉自痛，别人家男女冷如冻，带人家个你，家来难养，说不管教，长不成人，管教吧，说得他如同骂了他，骂了他，如同打了他，打了他如同杀得他。如可三记两记一打，他对娘家一跑，遇到懂事人个大人，说你呀，你要去呀，说你打你是要你好，人家说，拿了人家筷，要受人家怪，端了人家碗，要受人家管。遇到不懂人事个大人，他说，冤家，你就蹲家，家里能多困总养得活，哪就多余你呀，我也晓得格，人家说西北风天最冷，绝下代心最狠，这就叫，自己格男女打了喳喳跳，回过来还是叫，

家鸡打了团团转，野鸡一吆彻天飞。”
院君听见这一声，二目抛珠泪纷纷。
我前世走了多少断头桥，烧了多少断头香。
今生修到有穿并有吃，罚我苦命少香烟。

员外说：“夫人，
十岁时，傲人家，抛球踢毽，

二十岁，做人家，美貌千金。
三十岁，做人家，金银满库。
四十岁，做人家，孝子贤孙。
五十岁，无男女，空活半世。
六十岁，无男女，大树无根。
大树无根就怕狂风起，吹倒大树拔尽根。”

员外院君悲啼哭，哭成潭来滚成坑。
满库金银成何用，竹篮担水一场空。
安童梅香来解劝，员外院君听分明。

要求人间福，须舍世上财。
为人不积德，子孙哪里来？
员外听见这一声，一点不错半毫分。

员外说：“安童，我家满库金银有何用处，倒不如做做好事，修修个来世。安童哎，替我拿家里个杨木板子拿出来刨刨削削滑滴，油漆起来，上面写几行大字：

门前高挂斋僧牌，广结良缘把僧斋。
初一月半斋僧道，逢七初三济贫人。
天阴布施钉鞋伞，黑夜布施点路灯。
路不平来挑土修，桥坏抽板换木头。
十七八岁小光棍，助他铜钱做营生。
鳏寡孤独无人养，接到家中过光阴。”
大做好事三年整，功德修下海能深。

安童说：“员外，听说东村有个曹王庙，东岳菩萨灵验不过哩，求财得财，求子得子。”员外说：“好格，帮我置办香烛。”

员外院君去求子，两个丫环紧随身。
转弯抹角来得快，曹王庙到面前呈。

曹王庙多年不曾修理，倒塌得不成模样。院君说：“员外，庙宇虽然倒塌，里头仙人还不少哩。”“哇！你还看见仙人？”“喏！山头上无墙，风吹了家里像风箱，屋上无瓦，太阳照了家里像火箱，亮月照了家里像镜箱，落起雨来，外头落一点，家里滴沥嗒啦十来点，可赛豆腐箱！”

院君又乃将言说，员外今且听原因。
山头上无墙风扫地，屋上无瓦月点灯。
风吹山门两边分，叽叽嘎嘎鬼关门。
东岳老爷面皮焦，青草长到半腰高。
佛台上塘灰三寸厚，哪有善人清香烧。
东岳老爷个袍子直龙通，佛台底下长青铜。
三只脚台子没面子，两脚椅子靠屏风。

员外说：“院君娘娘，我们是来求子格，不要说倒霉钝时鬼话。”这遭连忙烧香点烛，夫妇二人跪倒尘埃：“东岳菩萨，

保佑我家生一子，大香大烛谢神明。
大菩萨身上换袍套，小菩萨身上满装金。

屋上总盖琉璃瓦，根根椽子换檀香。”

许过愿心，对缘簿上一写。

夫妇二人回家转，东岳大帝转山门。

再表东岳大帝，玉主派他察访人间善恶，走到庙宇上空只见香烟缭绕，来到庙中一看，只见缘簿上写得明明白白：

李正风只为求一子，情愿捐款造庙门。

东岳大帝来奏本，奏与玉主得知闻。

玉主说：“左右星君，李正风为何无子，替我拿子息簿子搬过来看看。”命中本配五男二女，再对下一看，啊！他原来米拌糠、麦加水、大斗小秤，子息总挨勾啦得过。东岳大帝说：“玉主，他先作恶，后行善，还可赐他一子。”

前头作恶后头修，好比冰霜见日头。

久旱得到三分雨，庄稼还有八成收。

玉主吩咐左右星君，将金钟玉磬一鸣，召满天星斗聚会，好派哪个星宿下凡。

打弹张仙归下界，送生老母下凡尘。

仙风一拂来得快，员外门到面前呈。

二更将尽，三更将初，来到院君牙床，“啪啪”，“唐氏院君速速醒来，吾乃送子与你。”喝声道“变”，变作仙桃模样，院君好吃仙桃，牙齿一啃，对腹中一滚，眉花眼笑，发发碌碌一个老小，伸手就抱。

一个去字他去了，振醒南柯梦中人。

唐氏院君得一兆，一身香汗湿衣襟。

院君说：“员外，我才见做了一个梦。”“底高梦？”“梦见送子娘娘送子与我，他喝声道变，变作仙桃模样，我牙齿一啃，对我腹中一滚，眉花眼笑，发发碌碌个老小，我伸手就抱，哪晓原是一梦。”员外说：“院君你喉咙小点，不要把安童梅香听见，回头说出去，人家议论起来，说得难听呀。”

总说我夫妻三十九岁整，男花女花不曾生。

半夜三更困发昏，因梦头里想子孙。

就走今朝来说破，下次不可再谈论。

仙人仍归天宫去，院君有孕在其身。

一月怀孕一月初，二月怀孕道何如？

三月怀孕成血饼，四月怀孕四肢生。

孩儿腹中长四肢，母亲四肢无力少精神。

院君说：“员外唷，

吃到烫格又烧人，吃到冷格又沉人。

吃到咸格又醋心，不吃又嘈人，吃饱了又撑心。

头昏眼花不好过，四肢无力少精神。

员外说：“院君娘娘，你身子不适意，可要请医生替你诊脉，弄点药调理调理。”“员外，不要。”

自己有病自己知，不要推三托四问别人。

明朝上街叫安童，桃子买格十来个。

李子称它二三斤，等我家来吃个饱，看到瘟病可减轻。

五月怀孕生五腑，六月怀孕长六根。
七月怀孕生七窍，八月怀孕长成人。
怀孕带到九月中，青丝怕梳乱蓬松。
红粉不搽花不戴，针线箱笼懒去开。
怀孕带到十月整，又愁死来又愁生。
骑马坐船三分命，生产不消片时辰。
空身如同挑重担，过重门槛像蹒山。
怀孕带到十月整，瓜熟蒂落要分身。
一阵痛来痛个狠，二阵痛来痛格昏。
连痛三个紧三阵，牙关咬了紧腾腾。

员外说：“丫环，院君娘娘肚子痛，要临产了，赶紧到东庄拿稳婆奶奶请家来。”什么叫稳婆？如今叫接生格。

丫环听见这一声，哪敢耽搁片时辰。
急急走来急急奔，东庄早到面前呈。

丫环到稳婆家门口就捶门。稳婆奶奶困了发昏，只当东家饿狗来扒门。“瘟棺材，死家去。”“不，稳婆奶奶，我们啊。”“做底高格？”“请你接生格。”“啊，喊我看灯格？不，我老娘干大年纪，不高兴，喊他们后生家去”“不，请你接生格。”“啊，借铸呱，西半间他家做青树格，才有铸呢！”“不，上窑买砖头，来挑你交易格。”“啊，又哪家晓得我包头丝带扎完了，又来挑我交易了，你们等一等，我来开门。”稳婆奶奶两脚下踏板，只手纽衣裳，顺手拔门闩。

开开门来望一望，原是丫环两个人。

“丫环姐姐，你们怎干夜格？”“哦，我家院君娘娘肚子痛了多时，员外请你哨点就去。”“哦，慢来，我还有几条鱼要丢家。”丫环嘴又馋，“呀，奶奶，是咸格，还是淡格？可好分点我们尝尝？”“尝尝呢，你看我老娘，困到半夜三更，头蓬像刺鱼，嘴嘛像木鱼，裹脚像带鱼，鞋子象鳊鱼。”“哦，这样说，还要打扮打扮？”“我快格，杨木木梳两三却，梳好十五根黄头发，衣裳对背上一甩，鞋子对脚上一搭，篾爿簪子一插，蓝布衫一罩，跟你们对杠直跳。”

双手带起门两扇，跟随丫环就动身。

稳婆奶奶跑起来哨哩，两手像牵钻，两脚就赛捣大蒜，腰裙跑了绝溜溜转，一步跨上两隣半。

急急走来急急奔，员外门到面前呈。

稳婆一跨进大门，“恭喜员外，贺喜员外，一脚踏得牡丹花，造化造化又造化，还是个男喜哩。”员外连忙接到滴水檐前，“哎哟，稳婆奶奶，夜秋忙荒，又拖你老人家个脚步。”“格不关事，我就做这个行当。院君呢？”“来床上。”稳婆来到上房，“院君娘娘，你哪里难过？”“啊，难为你稳婆奶奶，我这歇就是肚子痛，腰里疼。”“我晓得格，朝也坐绣房，夜也坐绣房，小孩儿奔了后了，丫环搀院君起来跑跑，小孩就容易奔生过。稳婆说，“丫环，快点烧起点水来，烧滚了，还要焐冷了。”丫环说：“稳婆多会烦人，又要滚，又要冷。”“哎，不作兴叫温水，还要拿小脚盆、红绫子一概准备好了。”院君娘娘一阵痛起来，“啊唷，稳婆奶奶，痛了不得过。”稳婆奶奶说：“好过格，你要熬住点，头票生，总有点痛呱。我来念个催生咒。”

稳婆念起催生咒，孩儿立刻就分身。
王母娘娘一只鞋，九天仙女送下来。
月里嫦娥齐助力，毛骨筋松一齐开。
催生咒儿称一称，孩儿当时就奔生。
当初好人要出世，拣年拣月拣时辰。

拣到四月初八日，半夜子时降生身。

丫环扶住院君，稳婆用手一操，小孩儿对下一抛，顺手接胞。

香汤沐浴洗个澡，红缓子包裹紧腾腾。

稳婆说：“安童，可有五经四书拿一本来。”安童说：“稳婆奶奶鬼话才多哩，小员外才出生，眼睛不曾睁，到会念书啦？”“不，用书做枕头，久后读书才有书心。”

也是当初来留下，万古留传到如今。

稳婆包扎好了，对员外过头一放。员外说：“稳婆奶奶，你拿小员外放我堂头，我哪有奶好带他？”“不，今朝跟你困困，回头才不随娘起，随娘眠呢。”员外吩咐丫环，烧起点毛米粥来，喊东家叔、西家伯，大家总来吃碗毛米粥！丫环不懂，只当烧猫咪粥。东也猫咪咪西也猫咪咪，弄到天亮，猫咪进了锅洞里，丫环背住猫咪就拔毛，拔了猫咪只是叫。“丫环，这堂忙不过，你同猫儿调底高？”“调哩，我到对它客气了罢。烧猫咪粥，毛不拔就好烧啦？”“不是得，叫你烧毛米粥，拿点饭米，拿点糯米，拿点粳米，柴多火旺，米多粥粘，这叫毛米粥。”丫环拿毛米粥烧好了，对门口一站，直把嗓子就喊：“东家叔、西家伯，大家总来吃碗毛米粥。”员外说：“安童，吃得夜饭就困，明朝早点起来，

要带大提篮、小提篮，四城门，八水关，沿门叫喊买鸡蛋。”

稳婆说：“安童，明朝上街到陈家大药店打阿作药。”

一夜话文不必表，金鸡报晓又天明。

安童上街天色早，街坊上面未起身。

安童走到陈家大药店，两手就敲门，药店老板困发昏，只说海强盗上来劫人参。“哪个？”“我们啊。”“做底高？”“挑你生意。”堂倌连忙起来开门，“啊，安童哥哥，你们怎干格？”“哦，我家员外家半天上落下个月亮来了。”“啊，不错，我昨夜上灶子辰光，望见亮月对西北上落过，怎间间落得你家门口？要是落得我家门口，捡家来对屋里一挂，一年四季不要点火。”“不是的，我家员外家夫妻双双三十九岁，求天拜佛养了个儿子，可像半天上落下个月亮来？”“能话，我当真个落了月亮，这遭，寒冬腊月出门收药账，要跑一世个暗星夜。能格说来，你是来打阿作药格。”“帮我包好了摆堂，打转拿带家去。”

安童来到茶店门，遇到员外许多人。

一众员外坐了店里吃茶，看见安童，就喊，“来吃碗茶走。”“啊哎，对不起，今朝没工夫，失陪了。”“底高事体干忙？”“哦，我家员外家生了小员外，要买鸡蛋，要打阿作药。”“啊，你家员外家生了小员外，我们去道喜，吃他个喜茶喜蛋。”

一众员外朝前走，宝场早到面前呈。

赌钱鬼李小宝看见一众员外，“哎唷，一众员外老爷，你们总到哪去？”“到李正风家去贺喜格。”“我也去哩。”一路行程来到李家府门，李正风连忙迎接。“恭贺员外，檐头高三尺。”李小宝轧总轧不及，“恭喜李员外，檐头高六尺。”一众员外说：“李小宝，年纪轻轻说话不走心里所发，信嘴乱塌，人家总说高三尺到哪来高六尺过？”李小宝说：“不，我们年纪轻轻养到个儿子，人家说恭喜你檐头高三尺，我家朝无呼鸡之米，夜无鼠食之粮。李员外家，金银满库，夫妻双双三十九岁，养到个头票生不要说高六尺，就是丈二也不止。”一众员外一听，“不错，言之有理，首席还要尽你。”李员外吩咐备起喜茶喜蛋，每人吃得还带三个家去。再表李正风叫安童把毛米粥、红蛋送到唐员外家。

安童听见这一声，哪敢耽搁片时辰。

喜蛋挑上一大担，唐员外一族大家分。

唐员外夫人，见到喜蛋一到，欢喜了眉开眼笑，“员外家来唷，养了外甥了，快点来吃喜蛋。”

员外明朝早上街，各样礼物买家来。
要买鸡蛋望月子，要寻紫竹穿悠篮。

布匹买到家，拿裁衣师傅请家来，忙做小员外个衣裳。

“师傅，你剪刀口里放放长，我家外甥喜显长。
今年嫌长不嫌短，明年嫌短不嫌长。
光阴似箭容易过，日月如梭晚夜行。
不觉到有一个月，李员外家喜日到来临。”

眼睛一眨，廿七廿八，眼睛一鞭，廿八九天，李员外家满月了。一众员外上街相遇，说：“尊兄，今朝几时？”“几时呀，吃得人家喜茶喜蛋，今朝他家满月，要去贺满月格。说：我们是摆做块办？还是各办各格？”有个员外说：“人情有厚薄，还是各办各。”

也有员外备合担，也有员外备杠箱。
也有员外打寿锁，也有员外送铜钱。
十样亲事十样办，十样礼体十样行。

一众员外置备停当，来到宝场门口，又遇到李小宝，李小宝说：“啊唷，你们干客气，今朝又到哪家去？”“提起这话，前天你也去过，李正风家今朝满月，要去贺满月了。”李小宝眼睛一转，肚里打算，“员外，你们蹲茶店里吃碗茶等我，我家去换件长褂子就来。”“要哨点，早点去吃头锅面。”“哦，晓得。”李小宝一路行程，来到自己门口，对户槛上一站。

一进门来笑嘻嘻，我问小姐借东西。

仇氏小姐来家摇棉，“赌钱鬼，赌了几天几夜，眼睛总熬红了，还问我借东西哩？你家该动底高东西借？肚子饿了，外锅有两碗粥，我空杠当中饭格，如可嫌丑，里灶上有两刀面，随你烧了吃，煮了吃。”“不，小姐，个月之前我有三个红蛋带把你格。”“不错，有了。”“格个蛋不好吃，吃得要下卡子格。”“没相干，我摆棉车弯里，敲敲剥剥，两口一个，头发丝，也不曾吃到一根，有底高卡子？”“不是得，那个蛋是李员外家个喜蛋，今朝小员外满月，要去送人情。”小姐说：“格倒是得，叫人情急似债，锅子当铁卖，要紧人情还没处赖。”李小宝听见锅子好当铁卖，跑去拿锅子对头上一顶，籼子粥灌了一领，舞了赛个鬼景。小姐说：“相公，我是打个比方，当真好卖锅子了，一来锅子卖不到几个钱，也不够送人情；二来，锅子卖啦得，明朝不烧吃？你打算断我个欲食？不要，我过歇上你家来个辰光，哭得不肯上轿，妈妈还有二百个压身钱，来箱子角落里，我来拿把你。”二百个钱对李小宝手里一放，“相公，

今朝把你去遮面皮，下次不可莺鶯乘雁飞。”

李小宝拿二百个钱放手里横一掂，竖一掂，“像照嫌少点，他家亲眷朋友多，要上账格，二百个钱账上一记，人家要说，李小宝也是外三面上走走，就送二百钱哎？还不要说他，人情没厚薄，只要不漏落。中饭一吃，台子一搭，二四六八，要说不会，从小淘赌吃饭；要说来，身边分文没得，不能一牌看，两牌算，三牌趸当算，四牌把脚底他看，溜啦得，岂不失志于大方。不要问它，羊子跑啦得还到羊子伴里去寻。前头又到宝场了，我去押它一宝，如可一赢，二百变四百，再赢把，四百变八百。”

自说自话朝前走，宝场又到面前呈。

上当正要开，李小宝说：“慢，我押格。”李小宝问旁边人，“上盘是底高？”“白虎。”“嗯，这盘可能还是白虎。”二百个钱对上一押，上当一掀，十二点青龙。

赌钱光棍命里穷，看了白虎跳青龙。

二百个铜钱押上去，一包输了倒包空。

李小宝假装不晓得，弯下腰来拔拔鞋子，摸摸辫子，“哎，赌场上出得强盗，我二百个钱哪个拿去了？”上当说：“李小宝，不要说赖话，这里青龙，你押个白虎，还不输啦得。”“哦，我

说得相相过。我输啦得，钱心总不输呢。”众位，底高叫钱心？当初是用小钱，串钱的绳子就是钱心。格么钱总输啦得，麻绳串子还有底高用？哎，当初不作兴空串，要留三个小钱来上，等他套个鬼脸子好家去。两班善人一听，不大深信，当前肉就干便宜来？三钱买到个鬼脸子来？不，不是猪头爿子个鬼脸子。李小宝不会吃酒，往常弄三个钱到酒店里，个钱菜两钱酒，对嘴里一竖，满脸通红，这叫套个鬼脸子。过天子，他舍不得格，来到范家绸线店，“来，来，买东西哩。”堂倌连忙拿碗对杠一丢，“李先生，买底高？”“三个钱红头绳。”这点交易也不值得拿尺，用手一庹，庹上一丈五六。“帮我拿三个钱穿了上。”李小宝拗个顺齐结，对柜台上一撂，李小宝拿起来就跑，“李小宝，你怎不把钱格？”“把钱，你家姓底高？”“哎，你是买东西，还是来访亲格？我家范家老绸线店也不是才开过，你也不是不认得。”“哦，你家姓范格不把钱。”“为底高？”我说把你听：“北门外头有个李员外，夫妻双双三十九岁，求天拜佛养到个老儿子，请瞽目先生盘捏盘捏，瞎说瞎嚼，说他命里有鸡飞关，落井关汤烫火烧关，年月日时关，四柱关，四季关，深水关，浅水关，还有要命个阎王关，像赛木匠盘牛车，倒有八十八关。

我走他家门口一经过，他家妻子一把背住我。

她说道赌钱哥，赌钱哥，押宝场中弟兄多，请我替他纠个百家锁。

你家老爷本姓范，不兜你家兜哪个。

“你家姓范，兜个万家锁，不比百家锁好。”“哦，这样说，你拿走，拿走。”“我借你家地方开店了。”到这歇上街个人总要家去了，

他见一个，兜一个；见两个，兜一双。

早起兜到中头点，中午兜到中过点。

放手里横一颠来竖一颠，有了八百四十个老黄边。

这遭好了，送人情，打牌个钱，总有了格。李小宝一想：这些人家眼框子喜大个，也不在乎个钱，送多送少，记了喜簿上，翻到账，才晓得我李小宝也送过人情格。不翻账，就想也想不到，我不如买点礼物送把他。买底高最好？买把锁最好。他家小员外是个惯宝宝，锁套了颈项里，小员外抱到手里，看见锁，就想到这锁是李小宝送个。嘴说这话，对门就是银匠店，“银匠店师傅哎，家里可有现成锁来家？”“没得格。”可有锁呢？锁是有格，回他没得是何道理？因为李小宝赌钱鬼，是个赖皮子，欠人家钱，年头上拖到年梢上，要不到他个钱。那天子，他有了钱了，胆变大了，嘴变响了，拿钱对柜台上一撂，“啊唷，不要变你个鬼，今朝现靠现，不勾你个欠。”这叫清酒红人面，财帛动人心。银匠师傅连忙走出来招呼：“哎呀，李先生，锁嘛是有一把，不过是人家个定头货，明朝到人家吃中饭格。既然你李先生要，就把你去当下子朝，我叫他们师傅吃点苦，哪怕连夜再打起把来。”李小宝说：“几个钱哎？”戥子一戥，“哎，照算是五百二十个钱。”“不要二不二，五百个钱啊。”“好哩，大家总是熟人熟事个。”李小宝把锁拿到手一望，“哎，锁是蛮富式个，这上头可有底高好话来上？”“哎哟，上面打了清清爽爽，你不好望呀。”众位，李小宝从小家里面穷，不曾开过蒙，两眼漆黑，一字不识。但他失人不失志，假装识得字，这遭，两个眼睛直塌，嘴嘛乱喳，“哎呀，这赌钱鬼竟不算人，我堂赌了两天两夜，眼睛雾雾达达，一点总看不清，你倒念点我听听看。”银匠师傅说：“好哩，我念把你听，

左半间，四个字，长命富贵，

右半间，四个字，关煞开通。”

这遭，李小宝把锁对手里一拿，说我也打趣你几句！

铜匠奸来铁匠憨，莫同银匠打绞环。

千金小姐打首饰，若要现钱难上难。

李小宝高高兴兴朝前走，茶店早到面前呈。

一众员外说：“李小宝，你这个人说话可算数？还说早点去，吃头锅面，到这歇，太阳歪西，人家面总结得锅了。”李小宝说：“啊唷，我才见好了家去，一桩大事体。”“底高事体？”“东家一只鸡，飞到西家菜园里，西家捐竹子甩煞一只大雄鸡，弄了打破头，跌破脑，地方总喊不得了，东半个请保长，西半个叫车子上城动稟单，我到家随手拿两下总喊到我家，我就烧碗茶，说你们不要这样哇，邻舍家边，朝不见，夜就见，省得邻舍不体面，淘气淘气，只有逃去，没得淘来，淘气淘到家空，屏气屏到脸红，为只鸡子官司打到城里，工夫耽搁啦得，钱么用啦得，赢到官司，赢到句话，输拉官司，赔钱挨打板子。这遭总算拿场和说下来了。”一众员外一听，啊，李小宝，你这件事体做了不丑，

说和理道真君子，赔茶息讼大丈夫。

李小宝说：“我说换长褂子总不曾来得及，晓得你们等了心焦，我赶紧就来。”

一众员外朝前走，代教店到面前呈。

什么叫代教师傅？如今叫理发师傅，代教师傅见到一众员外连忙招呼：“啊唷，一众员外，今朝干客气，上哪家去？怎不到我店里来拢一拢，就过门不入，往常总要到堂来，梳梳个辫子，光光个胡子。”“哦，今朝不早了，我们上李员外家去贺满月格。”李小宝说：“代教师傅，小员外满月要剃寿头格，你不好跟我们去？”

上上梃子关关门，跟随大家就动身。

转弯抹角来得快，员外门到面前呈。

李正风见到一众员外一到，连忙出来迎接，“啊唷，各位年兄年弟呀，今朝又破费你们花钱花钞，买了许多东西，叫我真不过意，你们空手来相相，不晓多好哩。”一众员外说：“我们也不曾买底高，就点小意思。”一众员外总有礼物，代教师傅没得礼物，他到门口就说好：

一进门来笑言开，是男是女抱出来。

是男抱上龙凤阁，是女抱上玉莲台。

正好唐员外家悠篮合子到了，一众员外说：“代教师傅，你会说好格，帮了说，李员外不会亏待你格。”

代教师傅将言说，一众员外听分明。

悠篮做了翘傲傲，好像一只大元宝。

胎毛团吊了半中腰，红筷子捎住稳子包。

红鸡蛋，当中抛，铺它几根长寿草。

小员外来下闹嘈嘈，母亲伏下来喂乳，西池王母赴蟠桃。

探毛衫，探毛衫，做了一尺二寸长。

红头绳，腰里拴，颈项里注个绿纽攀。

满月官官来穿起，好像入学着蓝衫。

红探毛衫红茵茵，裁缝做了簇簇新。

满月官官来穿起，好像状元上朝廷。

绿探毛衫绿茵茵，拿到高厅放光明。

满月官官来穿起，八仙之中吕洞宾。

白探毛衫白如银，裁缝做了簇簇新。

满月官官来穿起，白衣莲花观世音。

黄探毛衫黄茵茵，拿到高厅放光明。

满月官官来穿起，好像王母拜寿星。

探毛衫，三五件，件件总盘外底肩。

满月官官来穿起，等他越长越体面。
罗罗帽，罗罗帽，做了二寸半把高。
中间注个弥陀佛，两边又注大寿桃。
虎头鞋，虎头鞋，外公外婆做得来。
满月官官来穿起，好像将军着皂靴。
一把寿锁不非凡，白银子上头泛宝蓝。
满月官官来套上，一套千秋永无关。
员外一听笑盈盈，赏他几两雪花银。

一员外说：“李世兄，我们帮你想了周周到到，代教师傅总请来了，替官官剃个寿头。”李员外说：“好格，安童，问问代教师傅做哪些准备？”代教师傅说：“拿把大斧来，包点稳子来，拿把笤帚来，寻个瓷锋碗爿来。”安童一听，嘴一尖，身子一偏，“该打，走哪里请来个钝时鬼代教师，剃刀总不该，还叫寻大斧，我家小员外，头皮干嫩，背得起用大斧斫？”有个促狭鬼安童说：“我晓得过，大斧一斫，血淋邋遢，稳子一洒，笤帚一刷，滴光丝滑，长了一头好头发。”代教师傅说：“不，这些东西总是讨吉利格，大斧代代富，稳子稳稳子，笤帚条条靠靠，碗爿完完慈慈。”李员外说：“可是得，他们吃百家饭格，还说错了？你们不要开冒失鬼口，不要动冒失鬼手。”安童做好准备，代教师傅拿龙须布一挂就说好：

龙须布生了七寸长，横一翻来竖一翻。
一剃官官多福寿，二剃相公寿延长。
剃刀生来四角方，老君炉里炼成钢。
昨日朝中剃太子，今朝又剃状元郎。

一剃刀，来剃下，长命富贵，
二剃刀，来剃下，金玉满堂。
三剃刀，来剃下，三花聚顶，
四剃刀，来剃下，四季康宁。
五剃刀，来剃下，五星送福，
六剃刀，来剃下，六六成双。
七剃刀，来剃下，玲珑七窍，
八剃刀，来剃下，能免八难并三灾。
九剃刀，来剃下，身心不乱，
十剃刀，来剃下，稳坐莲台。
十剃刀来剃完成，总是好话众人听。
员外一见哈哈笑，又赏几两雪花银。

李小宝说：“代教师傅，今朝喊你来，喜钱拿了不少，我们要分分。”代教师傅说：“好哩。”李小宝说：“不分钱，帮我光个胡子。”代教师傅说：“好格，我来帮你说好。”

剃刀生了四角方，老君炉里炼成钢。
昨日街坊剃贼子，今朝又剃白日闻。
一众员外哄堂笑，高厅上面笑盈盈。

一员外说：“李员外，官官今朝满月，抱出来把我们赏见赏见，也好帮他取个名字，人家说三朝取名，三朝不取名，满月要取名，满月再不取名，一世叫细仔，叫宝宝。”院君娘娘拿小员外抱到员外手中，李正风虽然年纪三十九，像照有点怕丑，送子娘娘教他一笑，坐东边个员外说：“哎，小员外到会笑了，取名叫个笑呵呵，也有说叫呵呵笑，也有说叫金不换，

也有说叫买不到，还有一个三四十岁个中年员外，拿小员外抱到手中，说官官，我们来做乖。”他个落腮胡子根桩一戳，小员外直哭，“哎，小员外会哭叫个哭赖宝罢，也有说叫卖不掉罢。”有个年长个员外说：“该打，你们哪里是取名字，是开玩笑，抱来把我赏见赏见。”一看，哎，小官官生得不丑，眉清目秀，顶平额阔。

顶平额阔天仓满，两耳垂肩是贵人。

眉清目秀真好看，好似天星下凡尘。

老员外说：“我看取名叫李青罢。”

满月堂前取乳名，取个名字叫李青。

李青名字取得好，到老终身不改名。

员外吩咐安童，把高厅上摆起羊羔美酒，款待不丑。员外手执酒壶，前来送酒，说：“众位亲戚朋友，年兄年弟，今朝我家酒不成酒，菜不成菜，大家不要怪，伸伸筷。”一众员外说：“不要客气，我们来就是吃喜酒格。”酒过三巡，一众员外辞别回家，李正风来高厅上吩咐安童梅香，拿小员外要带好了。

也有安童管衣服，也有丫环管茶汤。

安童梅香来服侍，员外家中格小凤凰。

你手抱到我手来，可像街坊搭戏台。

一天丫环抱个小员外就向西，眼关天心里，脚踏霜冻地，一个跟头跌到场心里，小员外跌得勃里叽，丫环连忙到地下拈点泥对小员外怀中一放，“宝宝不要怕，一跌一长，长到丈人伯伯能长。”安童梅香，天天抱了手里教。

会做点点螺螺虫虫飞，父母笑了痛肚皮。

只愁不养，不愁不长，七坐八爬，九月报牙。

七坐八爬九登登，打个登登立起身。

独自走来独自行，父母笑了肚里疼。

一周两岁娘怀抱，三四周岁离娘身。

五周六岁知分晓，七岁思量读书文。

两班善人一听，不大深信，才见贺满月格，一歇到七岁了？这叫讲经讲个故典，看戏看个戏眼，讲经不介意，犹如蚊子叮木皮，蚊子不得饱，木皮不得少。经卷讲到七载，不能坐了诚心斋主家讲七年，小道弟子没得干大个精力，斋主家没得干大个肚囊。

两班善人不相信，十二月节气说你听。

正月里，闹红灯，二月惊蛰交春分。

三月清明桃花节，四月二麦总起身。

五月里，过端阳，沙糖粽子蜜能甜。

烧酒雄黄喷一喷，我你总是靖江人。

六月荷花鲜崭崭，江阴有个七里湾。

多少女子好打扮，又穿青，又穿蓝。

跑起路来坎呀坎，总到江边看龙船。

七月凤仙七秋凉，八月桂花十里香。

九月里，菊花黄，金学先生写馆忙。

十月芙蓉应小春，收租讨账乱纷纷。

十一月里要过年，合家大小总思量。

十二月里要过年，家家总把磨来牵。

豪富人家要过年，米屑磨它两三石，糕团蒸它两三天。

鱼肉买了也不少，年纸一卷八九千。
来到三十夜头点，东家去，转票子，又到西家要利钱。
一要到半更天，家来贴对子封封檐。
十个震天雷，千料头鞭，菩萨送到野场边。
夫妇畅饮辞年酒，儿女欣分守岁钱，闹闹热热过新年。

穷人听见要过年，想想可像苦黄连。
拿起账来算一算，摇棉织布还亏三千钱。
来到三十夜头点，大人身上又要补。
小人身上又要连，摸摸罐子里又无粮。
一对拜烛三支香，三方豆腐没油煎，苦苦恼恼趁过年。
年初一早起送过圣，依还还是去摇棉。
棉车弯里赌毒咒，及不到亡灵过周年。
这叫一年分为十二个月，要哨只要分为四季。
春季又开红芍药，夏季又开水荷花。
秋季又开黄金菊，冬季还开腊梅花。

要哨，只要用两句话：

春去夏来秋又到，残冬一过又逢春。

过年先生写付对联，叫：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。年纪大格说：“不错，一熟黄豆一熟麦，混混就到胡子白。还记得，

三岁孩童骑竹马，如今也做白头人。
经卷上面七岁整，讲经不消片时辰。
李青长到七岁整，要请先生读书文。

安童说：“员外，东庄有个王居士老先生，年过六旬，来家纳福，他文才不丑，坐心也有。”员外说：“提到王居士先生我久闻其名。”连忙拿梅红纸取过来，磨墨掭笔，裁纸折迹，写个关书名帖。

上写拜上三拜上，拜上王居士老先生。
久闻先生才学好，烦请训我小姣生。
束脩银子一百两，押关十两雪花银。
今有名帖来奉请，望勿推却要允承。
关书一封写完成，安童去请老先生。

安童来到东庄王老先生府上，呈上关书一道，先生接过来一看，哎呀，坐馆坐到老，不曾讨到这个巧，脩金銀子一百两呢，“安童，你坐你坐，我年过六旬，本想来家納福格，既然你家員外有請，我來同夫人商議商議。”先生來到上房，“夫人，西庄李正風員外要請我到他家去坐館，脩金百兩，你看還是去呀不去？”“先生，一家一主，一廟一神，大斧凿子來你手，誰你砧研。”“那我就去罷。”

自古清酒紅人面，只有財帛動人心。

先生說：“安童，李員外要請，我實在不好意思推却。”“格先生既然你肯去，還請你望望几時日子好，好去開館。”先生拔开通書一看，正月二十奎罡星值日。

先生拔开通書看，正月二十福星臨。
安童一見心歡喜，回稟員外得知聞。
只等正月二十日，打發安童接先生。

到了二十日了，员外叫安童备起轿梁一顶，小车一部。

轿子一顶先生坐，车推行李后头跟。

在路行程不打等，先生门到面前呈。

先生见到车子轿子一到，连忙把已整理好了个书箱、书架子、笔搁、砚池、五经四书带了车上，来到内房辞别夫人，“夫人，

我到西庄去开馆，你照管门户要当心。”

夫人说：“先生，家里你放心。你到他家，小员外是个惯宝宝，聪明就多教点，懵懂就少教点，只好教，不好打。

不可轻记重记来打骂，对不起员外有钱人。”

先生说：“我晓得。”“过嘛，你几时家来？”“夫人，他家不抵随常人家，不好三天一趟，两天一跑。

今朝动身去开馆，清明才得转家门。”

先生乘轿就动身，夫人送出大前门。

轿子一顶前头走，车推书箱后头跟。

一路行程来得快，员外门到面前呈。

员外见先生一到，连忙迎接。

二人行过见面礼，携手相挽到高厅。

礼分宾主来坐下，喝茶解渴用点心。

员外吩咐厨房师傅不要歇手，炒菜炖酒，吃得不丑。

酒是多年陈大酒，菜是鹿肝凤凰心。

花生排成宝塔样，瓜子摆成菊花芯。

山东石榴赛玛瑙，南阳橘子赛黄金。

先生请到首席坐，诸亲六眷陪先生。

员外手执酒壶，前来敬酒，“先生呀，

今朝敬你三杯酒，训诲我儿早成名。”

二十四杯筵席散，亲朋谢酒转家门。

先生说：“员外，你家书房准备做哪里？”“东书厅上。”二人来到东书厅一看，金漆旺旺，地下放光。

天井驳得四泻水，磨砖铺地一样平。

金鱼缸中来戏水，荷花缸上画麒麟。

墙边栽个虎耳草，盆景栽个万年青。

两旁边，十六张，雕花桌椅，

正中间，摆一张，紫檀香几。

金炉内，焚真香，香烟缭绕，

书架上，摆四书，字字行行。

朱子家训朝南挂，孔子牌位供居中。

檐下挂个画眉笼，香几上摆自鸣钟。

画眉笼里能言语，自鸣钟上报时辰。

左半间，挂四幅，渔樵耕读，

右半间，挂四幅，春夏秋冬。
那半间，挂戏名，罗通扫北，
这一边，挂的是，跨海征东。

看一轴，王母娘，蟠桃赴会，
看一轴，孙行者，大闹天宫。
看一轴，崔文瑞，落难讨饭，
看一轴，张四姐，大闹东京。

上头总是天花板，坐位能像聚宝盆。
书布总是红绫做，斗大牡丹绣中心。

先生一看，摆式不丑，就是少几副对联，连忙拿书箱打开，过年写对多到几张朱浆纸裁裁，磨墨添笔，提笔就写。

先生提起羊毫笔，字字行行写分明。
惜钱休教子，护短莫从师。
披星耕百亩，留月读三更。
勤俭黄金本，诗书丹桂根。
鸡鸣催晓读，鸟语唤春耕。
天地间诗书最贵，家庭内孝悌为先。
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专读圣贤书。

写好了，安童做对手贴起来。员外拿李青带了下厨房用点心，下绣房换衣襟。院君为他做了七个葱丝肉团，换了一身新衣裳。

头戴逍遥八字巾，身穿鹦哥绿海青。
湖州汗巾腰里束，蝴蝶仙鞋簇簇新。
手捧启蒙百家姓，文质彬彬念书人。

员外拿他带到书房，说：“李青哎，
朝南拜拜孔夫子，回过来拜拜老先生。”

先生说：“不必客气。”“哎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”“员外，李青用底高书开蒙？”“啊，我们家也不想入学中举，弄百家姓读读，识得名姓，会记记人工账就算了。”先生用朱笔拿百家姓头上两行点起来，“李青，我教，你念。”先生说赵，李青说钱，先生说孙，李青说李，先生说上句他念下句。先生念：赵钱孙李，李青说：周吴郑王，先生说：冯陈褚魏，李青说：蒋沈韩杨。先生一听，哈哈大笑，“这是你教我，还是我教你？我晓得格，老员外来家天天教唱学舌歌，念熟得格，今朝就教到堂。李青，你上书房了，就是孔子门生，要懂礼体，放学家去要叫父母，平时见熟人也要叫。”

先生放学回家门，李青响响朗朗叫双亲。

唐氏院君一见，欢喜不过，“员外，钱不出得布眼里呱。上了天书房到晓得叫人了。先生教训不丑，到书房也要叫先生。”

李青本是天宫星，读起书来更聪明。
教到上句知下句，提到枝梢就知根。
李青读书真聪明，先生做个领路人。

先生说：“李青，我来教你写字，身子坐正，笔要拿直。”先生打个影格，把住李青个手，说：“上大人，孔乙己，化三千，七十士，八九子，佳作仁，可知礼也。”李青说：“先生，你等我

自己来写。”先生手一松，他写起字来而且有笔锋。

点如芝麻撇如刀，横轻竖重捺如扫。
一横可像量天尺，一竖如同定海针。
李青端坐书房门，专心致志读书文。
读到清明寒食节，先生放节转家门。

先生说：“员外，清明快到，我准备放节家去，飘山填土。”员外说：“先生，我家李青读书可有点聪明？可读得进？”“啊，员外，李青聪明不过哩。到临了，定来我之上，决不来我之下。员外，

我今不过是贡生职，李青可能状元身。”

员外一听，喜之不尽，“阿弥陀佛，靠天靠地，靠了祖上福气！时值清明，我不如请个戏班子家来做三天大戏，谢谢祖宗亡人。先生，不要家去，蹲堂看戏。”这遭，连忙打发安童来到街坊请了名戏班子，叫安童来坟堂面前搭起戏台看戏。

文戏要演文必正，武戏要演穆桂英。
三气周瑜芦花荡，七擒孟获靠孔明。
郭子仪贺寿多热闹，刘备东吴去招亲。

来到清明节日，开场做戏。闹场一打，加官一跳，看戏个男男女女，对杠直跑。

锣鼓敲了“咚咚”响，东岳大帝早知闻。

东岳大帝说：“判官，哪块锣鼓响？”“甭提，七载之前，李正风来我庙许下洪誓大愿，你来玉主面前奏本，等李家得了一子。如今他家李青已经七岁，不思量来还愿修庙，反说他家祖上福气。现在来家做戏祭祖。”

东岳大帝听见这一声，掇起心头火一盆。

连忙吩咐鬼使，带了勾魂牌，到儒学县聚贤村捉拿李青。

李正风如可来了愿，李青送了转还魂。
如可他家不还愿，李家断绝后代根。
鬼使奉了东岳令，阴风阵阵就动身。
一阵阴风来得快，坟堂早到面前呈。

鬼使到坟堂门口，要想捉拿李青，哪晓李青和先生合坐张凳，先生威光大，鬼使不敢上身。这遭鬼使一变，变作花花蝴蝶没得两样。

一只高来一只低，两个蝴蝶对面飞。

李青看到花蝴蝶好看，抢了跑去捉，追了拍。鬼使用手一推，李青一个跟跌，对下一倒，“碰叮咚”，倒栽葱，摸摸鼻子里没得风。

鬼使将他来推倒，带了真魂就动身。
阴风一阵来得快，东岳庙到面前呈。

李青对下一跌，阳气一绝。员外、院君连忙走看台下来，拿李青对手里一抱：“李青！李青！李青！”

高喊李青不答应，低喊心肝不做声。
你好好出门来看戏，活活跌死可伤心。
我多男多女不曾生，所生孩儿一个人。
今朝跌死坟堂内，绝得香烟后代根。

这遭戏也不做了，看戏个人总涌得来看。

夫妇二人多啼哭，哭成潭来滚成坑。

东岳大帝说：“判官鬼使，李青对堂一捉，他家夫妻两个拚命哭，弄了我心上像突粥。”

判官说：“只要找土地，土地土地，最有主意。”土地说：“东岳大帝，只要我一到，他就会拿心愿还了蛮哨。”这遭，土地菩萨喝声“变”，变作走访郎中一样。

手摇串铃沿埭走，死人医了转还魂。

安童一听不晓多兴，“员外、院君不必啼哭，外头来了个走方郎中，他说死人还可以医活得，不如请他来望望小员外可医得好？”员外、院君说：“好哩，赶紧请他来。”安童到门口就喊：“先生哎，哨点来替我家小员外看看。”土地前来替李青拿脉一搭，这仆还有办法，

“左脉阳来右脉阴，当年可曾许愿心。

左脉阳来右脉旺，你家要配造庙堂。”

员外说：“哎哟，我家家财万贯，没得底高愿心不曾了。”院君一想：员外，不错哇，你记得七载之前来曹王庙求子许下大愿，至今不曾了。

员外听见这一声，天雷阵提醒梦中人。

员外院君连忙烧香点烛，跪倒尘埃，“菩萨哦，

保佑我李青还魂转，愿心不少半毫分。”

走方郎中说：“快弄点参汤来。”灌了一口汤，身子硬梆梆；灌了两口汤，眼睛就有光；灌了三口汤，说话响朗朗。

李青当时转还魂，高喊父母二双亲。

你们不必来啼哭，东岳庙里还愿心。

多亏白发公公讲情份，他们送我转还魂。

李正风说：“孩儿呀，为父晓得。老公公，你帮我拿李青医好，我要重重谢谢你。”“员外，不必费心。

我不要你金来不要你银，快到曹王庙里了愿心。”

老人嘴说一阵仙风，无影无踪。员外说：“呀，才见是仙家来救我儿哇。”

双膝跪倒尘埃地，拜拜虚空过往神。

也是我儿不该死，仙家救他转还魂。

员外吩咐安童，拿戏班子回啦得，钱把啦得，戏台拆啦得。又到街坊请了六匠，忙办砖瓦木料石灰等项。员外院君先到曹王庙，烧香点烛，祷告东岳大帝：“菩萨，弟子了愿来晏了，包涵要紧。”这遭择日兴工，起造庙宇。

大菩萨身上换袍帽，小菩萨身上满装金。

屋上总盖琉璃瓦，根根椽子雕金花。

菩萨龛子重油漆，磨砖铺地一字平。

庙宇修造簇簇新，外红里白放光明。

六匠师傅结过账，谢别员外转家门。

烧过香来了过愿，李青仍然读书文。

李青本是天星下凡，读起书来一点不难，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，李青读书天天上。

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》，五经四书尽皆通。

读书三年开笔做，做起文章篇篇能。

吟诗作对般般会，反将冷字默先生。

与先生有问必答，一直读到一十八岁，已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。

还在书房将书读，专等考期跳龙门。

那一年儒学县举行乡试，宗师大人前来放考。李青前去参加科考，考取了黉门秀才。

李青得中回家转，喜坏父母二双亲。
高厅上面忙办酒，款待王居士老先生。
诸亲六眷忙恭贺，恭贺员外有钱人。
李青长到十八岁，未有门当户对人。

再提前村有个丁、沈二位媒婆，那天来到员外家，“恭喜员外，贺喜院君。”“呀，二位媒婆请坐，有何喜事上门？”“啊，我来替你家相公作媒格。”院君说：“哪家小姐？”“东庄贺员外家有个小姐。”“人品怎样？”“比你尊嫂粗壮，个子要大个围圆，比你矮个头。”“那不好，寻个媳妇灯子壶，一世受我李青官官咕。”“那西庄陆员外有个小姐，比你尊嫂高个头，个子要细个围圆。”“格也不好，寻个媳妇豆芽菜，一世受我李青官官怪。”“格么，南庄上刘员外家有个小姐生了和你差不多，叫鞋有样，袜有样，寻个媳妇照婆样。那小姐聪明呀，

小姐生来像枝花，朝切四两麻，夜纺半斤纱。
来到高楼坐一坐，带绣几枝牡丹花。
一笔写来一笔算，不用丈夫会当家。”

院君一听，更加来劲。连忙热菜炖酒，款待不丑。

媒婆吃得醉醺醺，赶到南门去说亲。
在路行程不打等，刘家门到面前呈。

二位媒婆来到刘员外家高厅，“恭喜员外，贺喜员外，
恭喜恭喜三恭喜，替你家令媛作媒人。”

刘员外说：“二位媒婆，准备说把哪家？”“啊，不远，本城北门聚贤村李正风之子李青，年方一十八岁，新中了黉门秀才。”刘员外一听，“好格，提到李正风，较有名气。格么，一家女儿百家求，我就出个年庚草帖。”

上写刘宅年庚帖，小女今年十八春。
辛卯年来仲春月，十五半夜子时生。
媒婆得到年庚帖，如同拾到宝和珍。
辞别员外回程转，李家门到面前呈。

来到高厅作个揖，拿帖子对灶头上香炉底下一压，院君说：“媒婆，才见怎干俏个？”媒婆说：“今朝双日，到他家拿帖子格人多哩。

七八扇轿子十来部车，说拿帖子上东沙。

员外和我要好，怕拿帖子把旁人拿去，他拿帖子对我手里一塞，我茶总不曾吃。”这就叫没事寻谎说，

也是当年留古话，说谎媒人到如今。

院君说：“媒婆，三天之后把回头你。”“为底高？”“三天之内没口角，也不碰坏锅灶碗木，再请瞽目来算命合婚，定个媳妇应该认真。”媒婆说：“哎呀，人家说鬼话三千，你家是鬼话连篇。小姐命好不好，我一做就晓得。”“怎样做？”“舀碗水来，拿八仙桌对中间家一搀，端了顿中间，左转三转，右转三转，放下来水不翻不泼，就是好命。”这遭，两个媒婆搀了转，院君娘娘站杠看，对下一顿，平平正正。“啊，小姐命好格。”众位，员外家株木台子，磨地砖，怎会不平！院君说：“媒婆，就依你。格么请你帮我去问问看，男女总干大了，一茶一水，要多少财礼？”“没干容易罢。”“你们去帮我家说说看。”

两个媒婆动身走，就到南门去说亲。

来到刘员外家说：“你家小姐命好呀，他家一合婚，好用格。你家亲翁请我们来问问你，男女干大了，一茶一水，要多少财礼？”院君说：“没干俏，不讲三头五年，也要年呀半载，当真一说就成，一成就过门。”媒婆说：“院君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体体面面，打发小姐早点

到别人家去，落个好名声。”员外说：“媒婆，我家也不留，女儿长百岁，也是别人家人。不做亲两家人，做了亲一家人。你听我说，

礼金银子一千两，各样礼物也从轻。
茶礼合子随他办，十六匹绸缎做衣襟。
头上首饰打四样，镯头戒指是黄金。
轿夫人丁多多少，男家摆到女家门。”
媒婆听见这一声，高高兴兴回家门。
在路行程不耽搁，李府又到面前呈。

李正风、唐氏院君说：“媒婆，我家亲家怎样说过？”“啊，他家客气格，

礼金银子一千两，各样礼物也从轻。
茶礼合子随你办，十六匹绸缎做衣襟。
头上首饰打四样，镯头戒指是黄金。
轿夫人丁多多少，男家摆到女家门。”

院君一听，“哎呀，别的东西总不多，就是轿夫人丁多。到周堂日子特别忙，哪里请到许多人？”媒婆说：“这不难，叫女家发轿，男家升炮，男男女女对外直跳，你也说分个炮仗我放放，他也说分个炮仗我放放。”

送亲遇到接亲人，男家排到女家门。
众位，大户人家办事容易哩，叫有钱好办事。
三月初六拿庚帖，三月初十讲礼金。
三月十六忙过礼，三月二十娶新人。
三月十六拿媒婆请到家，饮过茶，用过酒，礼物一概齐备。
礼金银子一千两，各样礼物总现成。
八抬杠箱前头走，十六副合担后头跟。
头上首饰买四样，戒指镯头是黄金。
红绿绸缎十六匹，带把小姐做衣襟。
茶花水礼多多少，还有两对万年青。
媒婆领路前头走，安童挑担后头跟。
在路行程来得快，刘府门到面前呈。

来到刘员外高厅，弯腰奉揖：“员外，
礼金银子交与你，各样礼物好点清。”

刘员外一听，喜之不尽。我家亲翁来了客气，我回了也客气。
各样礼物回一半，回他一对万年青。
谨遵台命四个字，交把媒婆两个人。
行过茶来下过聘，回帖一发骨肉亲。
等到良时并好日，红灯花轿娶千金。

到了三月二十，黄道吉日，员外家备了红灯花轿，不晓多热闹。
高灯叉起六十四，还加八盏锡库灯。
四宛信灯前领路，一十六盏富贵灯。
八支缆把朝前走，漏筛又到九霄云。
两边张挂红绿布，当中一盏状元灯。
福星高照当中贴，上插狼牙箭三根。
金锣一对前开道，锣鼓敲了不绝声。

锣铳鼓手来涨号，笙箫细乐闹盈盈。
八个安童披红纱，八个丫环戴金花。
小姐今年十八春，坐轿米是斗八升。
一条通草还娘席，重重猪头压轿跟。
媒婆又乃将言说，员外院君听原因。

掸草衣来掸草裙，绣服上面画麒麟。
女家穿了别别祖，带到夫家拜宗亲。
大呢轿衣簇簇新，底下铺过绿网巾。
两边窗纱来盖起，毡毯一幅遮轿门。
镇轿米来镇轿鞋，男家带到女家来。
上头果子带七色，千年富贵万年财。
拥轿被，踏轿鞋，千年旺盆带过来。

员外吩咐安童，来府门外头，
升起三个狼烟炮，花花轿子发动身。
员外家娶亲多热闹，惊动南来北往人。
穿街过巷来得快，刘府门到面前呈。

轿子到了埭头上，小姐还来场上看妆奁。亲娘说：“小姐，轿子门前过，被窠里去躲躲。”
小姐对被窠里一困，轿子到府门外头，对下一顿。媒婆来到高厅，作个揖，鸾书帖子对员外手里一送，“恭喜，恭喜。”

员外接过鸾书贴，吩咐安童关前门。
花轿门口等一等，打发小姐做新人。
院君听到这一声，轻移细步上楼门。
小姐，今朝还算闺门女，明朝李家做新人。

小姐，你到他家嘛——
认得格人要叫他声，认不得格人也要起起身。
甭等诸亲六眷瞧不起，怪你家父母少教训。

小姐，你到他家嘛——
大圈里面勺米淘，大草堆上拔草烧。
脚踏大斧代代富，脚踏楼梯步步高。
手捧金来脚踏银，只会富贵不愁贫。
白鸽子钻天千年旺，脚脚踏得聚宝盆。

小姐，你到他家嘛——
敬重公婆敬重天，敬重丈夫万万年。

小姐听吩咐，家里敬公婆。
堂前敬叔伯，香房敬丈夫。
为格小姐身，走路要温存。
坐相要端正，说话要和顺。
堂前有远客，厨房莫高声。
走路不温存，坐相不端正。
说话放高声，夫妻常争论。

邻舍瞧不起，总说下三等。
妯娌要和睦，兄弟莫相争。
凡事要忍耐，总要让三分。
闲话休要说，乡风处处同。
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
小姐，我前前后后吩咐你，要牢牢切记在心。

媒婆说：“院君娘娘，你不要拚命哭，太阳马上落。你家亲家鸾帖上面写明白，
日落酉时要上轿，黄昏戌时要成亲。
打发小姐早上轿，早生贵子跳龙门。”

院君说：“小姐，你赶紧梳妆打扮。
木梳弯弯像把弓，一发通来万发通。
金环子来镇镇耳，八方不要听闲言。
大红胭脂点点嘴，紧开口来慢开言。
金刚箍镯头震震手，不可鹞子翻身骨头轻。
白绫子裹脚紧三紧，无事不要下楼门。”

小姐听见这一声，哪好耽搁片时辰。
巧手拨开菱花镜，红粉胭脂抹手心。
不搽杭粉自来自，不戴兰花自来自香。
拨开明镜照一照，梳个头，赛元宝。
如意簪子当中插，手拿画笔压眉毛。
团转珍珠嵌玛瑙，八宝金环带耳梢。
杭州花粉搽白脸，胭脂点嘴赛樱桃。

开箱又倒笼，时式衣裳对外捧。要得显，头头转转总钉桂子边，要得俏，条条缝口总嵌紫线条。皮马褂上出凤毛，鹅黄绫子托底反过来插，雪白褂子来衬底，上罩天青湖州夹外套。

八幅罗裙齐腰束，裙花对对趁风飘。
龙凤锡裤穿一对，五色丝带两边飘。
大红花鞋高底板，三寸金莲翘傲傲。
左手元镯套一副，右手板镯配蒜苗。
手上戒指多多少，腰里挂个大荷包。
走一步来摇一摇，可赛仙女下九霄。

头上戴，珍珠碗，金光灼灼，
珠翠花，插一对，盖满乌云。
满脸上，搽的是，胭脂花粉，
两耳上，金环子，耀日增光。
穿一件，大红衫，描龙绣凤，
罩一件，鹦哥绿，月白单衫。
束一条，百间裙，百鸟朝凤，
团团转，绣山水，鱼跳龙门。
小号鞋，刚三寸，梅花高底，

怀府上，挂香袋，喷脑真香。
手指上，金戒指，二十几个，
手膀上，紫玉镯，琥珀做成。
小姐打扮多好看，犹如仙女下凡尘。

红烛分左右，寿星供当中。
小姐忙下拜，高厅别祖宗。
大开正门，号炮三声，轿子打到门口，员外狠狠心肠，
拿小姐一把抱上轿，一盆清水泼轿跟。
嫁出女儿泼出水，不关娘家半毫分。
小姐抱上轿，父母泪珠抛。
不顾心肠狠，痛处割一刀。

抬轿格拿小杠一探，大杠一换。轿子来府门口转了三转，说如可不转，新娘子歇不到三天要对娘家钻。转了小姐头发昏来嘛眼发昏，父母丢到脚后跟。

桃花落地瓣瓣红，娘养女儿一场空。
穿红着绿随夫去，亲娘丢在冷房中。
娘养女儿恩情多，自小带了身边拖。
临嫁之时无恩报，丢下一个热被窝。

轿子动身，大家总忙起来了，抬轿格换杠子，吹鼓手校叫子，吹笛子格贴膜子，扛旗格套竹子，放炮仗格点芒子，还有人摸辫子，拔鞋子。

鼓打乒乓，锣么敲了“咚咚咚”。
喇叭吹了能好听，“哔里哔啦”涨号筒。

轿子要动身，院君头上吩咐到脚后跟，“脚家人呀，我堂喜封雪花银，请你们一路之上要当心，我家小姐不曾出过门，恐怕小姐要晕轿，一路之上慢慢行。”

轿子一路多热闹，母亲哭得转家门。
小姐听到亲娘哭，细细声音泪纷纷。
高声可像鸚哥叫，低声如同凤凰吟。
穿街过巷来得快，李府门到面前呈。

轿子到门庭，诸亲闹盈盈。
糕团红绿米，白钱纸退家亲。
轿子进门来，公子笑颜开。
揭开红帘幕，搀出女裙钗。

笛子生来两头空，七个眼儿在当中。
三十六个字颠倒转，句句吹得喜相逢。
不觉慌来不着忙，坐过富贵就拜堂。
八拜天来八拜地，又拜三代共宗亲。
堂前拜过双父母，兰桂香房去安身。
七子团圆富贵酒，洞房花烛配为婚。
一夜夫妻如山重，结下姻缘海能深。
来到三朝分大小，君是君来臣是臣。

公子娶了刘氏女，如花似玉多贤良。
夫妻二人没争论，如同姊妹两个人。
刘氏小姐多孝顺，敬重公婆二大人。
早起端水婆洗脸，夜上点火送婆眠。
员外院君多欢喜，也把媳妇当亲生。

那一天，员外说：“李青哎，你这遭成家立业了，可算怀中抱子，足头蹲妻。你要望望我家田来哪些地方？”

哪块田里塍黄豆，哪块田里好栽秧。
哪块田里窖棉籽，哪块田里种秋粮。

李青哎，你带安童到各处认认个田块。”李青连忙下厨房，用点心，下绣房换衣襟。
带领安童往前行，三岔路到面前呈。

李青到三岔路口，看见一众年老婆婆，打扮得清清秀秀，俏俏括括，手拿一炷清香，一双小脚一跑一颠。李青说：“一班奶奶上哪去烧香？”“啊，今朝是四月初八，释迦佛圣诞，我们上太子庙烧香敬佛老爷。”“烧香可有底高功德？”“有哇，佛老爷面前把香烧，福也高来寿也高。”

“可带我去？”“怎不带，人多还闹热点，功劳还大点。”
李青听见这一声，跟随奶奶就动身。
路上行程不打等，太子庙到面前呈。

走进庙堂一看，热闹非凡。因为这一天是释迦佛格圣诞，庙里有讲经说法格，有念经拜忏格，有听经念佛格。李青听到释迦佛个身世，心中有了善念。

释迦佛，落皇宫，不登龙位，
十九岁，上雪山，办道修行。
卢穿膝，鹊冠顶，六年苦恨，
留生老，病死苦，直到如今。

李青一听，哎哟，释迦佛是皇宫太子，舍弃江山不要，情愿修行办道，我何不如趁早修行呢？

万贯家财成何用，到头总是一场空。

李青向太子庙僧人取了法华真经回家而转。

先生回了回家转，一心一意办修行。
书房改作佛堂样，装金塑佛受香烟。
朝念弥陀千声佛，夜诵法华一卷经。
朝也佛，夜也佛，时时念佛，
行也佛，坐也佛，佛不离身。
刘氏劝他劝不醒，真心实意办修行。
光阴似箭容易过，日月如梭晚夜行。
不觉修到廿七岁，阎王关煞命难存。
清风明月年年在，森罗宝殿不饶人。

再提阴世阎君查看生死簿子，阳日三间李青命配廿七岁阎王关，八月初三戌时到案，火速奉行速速速！

三个速字不非轻，牛头马面去拿人。

牛头马面来到鬼门关，日游神、夜游神说：“李青是吃素念佛修行之人，不该用牛头马面，应该叫青衣童子用请帖一道，请他归阴。”阎君一听，一点不错。

青衣童子奉了阎君命，红帖一道请李青。

阴风阵阵来得快，佛堂早到面前呈。

一阵风对佛堂里一攻，李青正在念经。打断经，罪不轻，青衣童子就等，等到时近黄昏。李青经文落品，抬头一看，一位顽童，“哎哟，你是谁家公子，放了夜学，还不回家去，父母晓得要责怪，先生知道要打手心。”

青衣童子说：“李青，我不是书童，而是地府个青衣使者。今奉阎君之命，请你归阴。名帖一道，请予观看。”

上上下下看完成，李青啼啼哭哭泪纷纷。

童子可肯容情我，拜别父母二双亲。

青衣童子说：“时辰要到，你要哨。”李青来到高厅，双膝跪下，“父母双亲啊，你受孩儿拜三拜，拜拜父母养育恩。譬如自小曾养我，三年乳哺枉费心。我今不能尽孝意，做不到端汤奉水人。”

李正风夫妇二人说：“儿呀，你何出此言？”

“双亲，青衣童子现在此，拿你孩儿赴幽冥。”

李青连忙又走到绣房，拿白缎子长衫对身上一罩。刘氏说：“相公，你这做底高？”“小姐：

一来穿穿终身孝，报报父母养育恩。
你也受我拜三拜，拜拜当年结发情。
譬如来家曾出嫁，还是闺门女千金。
堂上父母全靠你，你做端汤奉水人。
有心守我三年孝，无心另找有情人。”

刘氏说：“相公怎说到这番话格？我不曾推板你呀。”“小姐：

阴司童子来堂等，为夫就要赴幽冥。”
刘氏听见这一声，如同天打霹雳惊。
可真有个长和短，苦命陪你一同行。
我自小读过女儿经，不做更夫改嫁人。
好马不吃回头草，好女怎嫁二夫君。
夫妻二人抱头哭，哭成潭来滚成坑。

青衣童子一想，生离死别，难舍难分，不下无情手，不知神有灵。随手走向前来，用手一推。

李青跌倒尘埃地，三魂渺渺见阎君。

刘氏一见，连忙扶住李青，“相公哎！”

高喊相公不答应，低喊丈夫不做声。
才见说话响朗朗，现在牙关骨咬了紧腾腾。
你一头说话一头走，真正死了好伤心。

李正风夫妇二人走向前来，一把背住李青格手，“心肝呀，指望养儿防身老，谁知你短命丧残生。我多男多女不曾生，所生我儿一个人。你今一命归地府，老身两个靠何人？”

刘氏说道：“恩夫，

我在日同你同罗帐，死嘛同过鬼门关。

你到来我前头走，苦命丢在半路上。
我前生前世不曾修，今世投了一女流。
指望与你同到老，哪晓短席铺床不到头。
恩夫，慢慢走来慢慢行，等等我苦命一同行。
慢慢走来慢慢跑，等等我同过奈河桥。”

正月梅花真放光，谁知遭风遭雨又遭霜。
指望养儿防身老，谁知颠倒送儿亡。
桃之夭夭花正开，其叶蓁蓁长上来。
之子于归归何处，宜其家人哭哀哀。
娘养儿女日日忧，常把儿女挂心头。
有了伤风并咳嗽，父母唯其疾之忧。
娘养儿女吃尽亏，谁知死去又不回。
指望曾子养曾皙，谁知颜路哭颜回。

孔夫子，哭颜回，子哭之恸，
天丧予，天丧予，哭得伤心。
一家三人悲啼哭，恨不得哭死又还魂。

安童梅香前来解劝，“主公主母，你们不要过分悲伤，叫人死不得复生，哭死不得还魂。在个要顾在格，死个顾死格。”

是能日子是能过，自叹自乐过光阴。

安童随手拿屏风板探下来，拿李青尸首对上一困，白纸钱一盖。

头边点起一盏火，足头点起一盏灯。
旁边放个化纸盆，亮堂堂赴幽冥。

员外吩咐安童，大大棺木买它一口，停放在高厅之上，等我夫妻二人归天之后，三口棺木一齐出门。

我老夫妻棺木前头走，李青棺木后头跟。
等到别人来看见，还说我家有子孙。

刘氏说：“公公慢慌收尸入殓，我丈夫当真一跌就死？暂且停放三天，等我来看守。

苦命陪他三天整，也作兴能够转还魂。”

刘氏小姐身穿孝，孝房里面伴李青。
亲眷朋友来吊孝，她做磕头礼拜人。
不表刘氏伤心苦，再表李青赴幽冥。

青衣童子带他走，前面就到鬼门关。
鬼门关，鬼门关，鬼门关上最艰难。
投了人身不还债，无情敲打剥衣裳。
过了鬼门关一座，前面就到秤称亭。
行善之人没四两，作孽之人重千斤。
过了秤称亭一座，恶狗村到面前呈。
七个犬儿驴能大，个个抬头要吃人。
善人从此村中过，个个低头让他行。

恶人从此村中过，浑身咬得血淋淋。
过了恶狗村一座，前面到了孟婆庄。
孟婆庄来孟婆庄，绝色女子卖茶汤。
来人吃了汤和水，三十五天不清爽。

李青说：“童子，我喉咙发麻，就赛要吃茶。”青衣童子说：“不能吃，这不是茶，是迷魂汤。”

童子带他向前来，前面走到望乡台。
亡魂走到望乡台，望望家中可做斋。
如可家中做了斋，大男小女哭哀哀。
小鬼看见心欢喜，慢慢拿你挽下来。
如可家中不做斋，没得亲戚送纸来。
小鬼看见心烦恼，一棍子打了跌下来。

过了望乡台一座，前面就到奈河桥。
阴司有座奈河桥，一尺三寸万丈高。
两边总是铜钉钉，当中一路滑油浇。
前面铜蛇追了咬，后面铁狗不肯饶。
善人从此桥上过，风不起来桥不摇。
恶人从此桥上过，滚格滚来抛格抛。
阴司一奈河，蛇咬狗来拖。
要得桥上过，及早念弥陀。

耳听一声乒乓响，现出金桥走善人。
金桥一座放光明，专等修行办道人。

阴司一金桥，长幡两边飘。
童子来接引，善人漫逍遙。

阴司一座破钱山，纸灰未过莫挑翻。
阳间挑碎破钱纸，阴司堆积破钱山。
过了破钱山一座，滑油山到面前呈。
阳日三间搽脂抹粉装美貌，阴司难逃滑油山。
过了滑油山一座，枉死城到面前呈。

刀上死，绳上死，投河落水，
火上烧，阵上亡，总在此城。
瘦子鬼，走出来，伸头腭颈，
胖子鬼，走出来，哼里哼蹲。
吊杀鬼，扛木梢，沿路啼哭，
落水鬼，爬沟坎，要找替身。
服毒鬼，走出来，七孔流血，
戳杀鬼，拿钢刀，眼泪纷纷。

过了枉死城一座，森罗宝殿面前呈。
青衣童子来到阎君面前交旨，说：“阎罗天子在上，现有李青到案。”阎君立将起身，口称，“善哉善哉，你大有功德，你在阳日三间吃素修行，念何佛号？诵何经典？”“阎君，我诵的是《法华真经》，念的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号。”阎君说：“我十殿阎罗也有圣诞也有佛号，你为何不念？”“哎呀，阎君，我不晓得，如何念法？”阎君说：“你把阎罗圣诞、佛号抄好，我送你还阳，你可传把东土善男信女称念，可免阴司轮回之苦。”李青说：“我不曾带文房四宝，你借把我用下子。”阎君说：“借把你也没用，因为阴阳隔目带到阳日三间就看不见格。我看你身上穿了白长衫，不如将指头咬破，写在长衫上，只要清水一漂，就看了明清碧白。”李青说：“好格。”阎君吩咐青衣童子带他游看十殿，抄写圣诞和佛号，然后送他还阳而转。

青衣童子前领路，李青游看地狱门。
李青抄写一殿君，刀山地狱门。
二月初一日秦广大王生，要免刀山地狱苦，定光王佛念千声。
李青抄写二殿君，镬汤地狱门。
三月初一日楚江大王生，要免镬汤地狱苦，药师琉璃光王佛称。
李青抄写三殿君，寒冰地狱门。
二月初八日宋帝大王生，要免寒冰地狱苦，贤劫千佛念千声。
李青抄写四殿君，拔舌地狱门。
二月十八日伍官大王生，要免拔舌地狱苦，阿弥陀佛念千声。
李青抄写五殿君，奈河血湖两重地狱门。
正月初八日阎罗大王生，要免轮回苦，本尊地藏王菩萨称。
李青抄写六殿君，变成地狱门。
三月初八日变成大王生，要免轮回苦，大势至菩萨念千声。
李青抄写七殿君，碓磨地狱门。
三月廿七日泰山大王生，要免轮回苦，救苦救难观世音。
李青抄写八殿君，锯解地狱门。
四月初八日平等大王生，要免锯解地狱苦，芦舍那佛念千声。
李青抄写九殿君，火坑铜柱地狱门。
四月初一日都市大王生，要免轮回苦，药王药尚菩萨念千声。
李青抄写十殿君，黑暗地狱门。
四月十七日转轮大王生，要免轮回苦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号称。
十殿圣诞抄完成，十指咬得碎纷纷。
阎罗大王发慈心，李青送了转还魂。

阎君吩咐青衣童子带他困过还魂床、还魂枕。莲花一拍，送出去八百。莲花一颤，送出去三千。

莲花颠头三千里，阴阳搭界面前呈。

青衣童子说：“李青，我不送你了，你看见南天大星，北天小星。

大星是你头边火，小星是你足头灯。”

对直大星小星走，讹错没得半毫分。

李青说：“我不敢走，前面有个呆子哩。”“这叫回头不认尸，那就是你个色身。”青衣童子用手一指，

李青真魂推入窍，苏苏醒醒转还魂。

李青地府转还魂，板门上面把腰伸。

手一舞，脚一蹬，舞碎头边火，踢熄脚头灯。
白钱纸舞了碎纷纷，刘氏吓得墙脚头撑，不晓丈夫转还魂。
相公，你不要年纪轻轻不服死，阴魂不散转家门。
高厅上面来作怪，吓坏你妻子胆小人。
等到五七三十五天整，我多请僧人共道人。
高厅上面设斋醮，超度我丈夫早超升。

李青听到妻子哭，手拼命舞，脚拼命踢，舞了不得歇。刘氏吓得对前跳，嘴里只是闹：“公公婆婆，公公婆婆，
丈夫高厅来作怪，吓坏你媳妇一个人。”

员外、院君连忙来到高厅，只见李青只拿手对嘴里举。李正风想：莫非李青还了魂，大概来阴司同鬼魂说得话，嘴不得张。连忙叫安童用参汤来灌。喝了一口汤，身子硬梆梆；灌了两口汤，眼睛有了光；喝到三口汤，说话响琅琅。

李青当时转还魂，高叫父母二双亲。

你们不必要害怕，孩儿今朝转还魂。

员外一听，心中不晓多高兴。刘氏见李青十指淌血，肉麻不过，说：“相公呀，
你朝也修来夜来修，修到这个祸场头。
你把阎王捉得去，十指咬了血直流。”

李青说：“贤妻，这是阎君叫我咬破指头抄写十殿圣诞格。
十殿圣诞抄完成，他才送我转还魂。
叫我阳间传出去，善男信女得知闻。
要免阴世轮回苦，阎君佛号念千声。”

刘氏说：“相公，你抄了来哪里？”“来白长衫上。”“怎看不见格？”
李青听见这一声，啼啼哭哭泪纷纷。
白白得指头来咬破，不曾抄到圣诞节。

刘氏说：“相公不要哭，我有法做。”连忙舀盆清水来，拿李青个长衫脱下来，对水里一浸，字就看了明清碧白。员外说：“弄文房四宝来，拿它抄下来，送到县里，县里送到府里，府里送到省里，省里送到京里。说山东省灵青州儒学县聚贤村里生员李青八月初三戌时身亡，死后三天复活。他在阴司抄了十殿阎君格圣诞和佛号，阎君又送他还魂而转。”

皇榜挂出午朝门，晓谕天下众黎民。
一个雷阵天下响，善男信女总知闻。

李正风说：“孩儿，你好了一点修道，死到阴司，抄了十殿格圣诞，阎君又送你还阳。
总说修行没好处，看来修行不亏心。
我儿今朝还魂转，父母陪你办修行。”

刘氏说：“我也吃素修行哩。”
吃素就走今朝起，永远不开酒和荤。
满家人等总吃素，总做修行办道人。

既然修行办道，房屋就该改造。叫安童到街坊请了六匠回来。
房屋改作三宝殿，装金塑像受香烟。
有九架，和番轩，一概重换，
玻璃窗，格子窗，调过来重装。
正厅上，塑起他，三尊古佛，
左文殊，右普贤，泛海观音。

左东岳，右酆都，各按方位，
正中间，塑一尊，地藏能仁。
大门口，塑起了，哼哈二将，
四天王，八菩萨，总受香烟。

地藏菩萨坐莲台，十殿阎君两边排。
韦驮菩萨朝北撑，字纸炉砌了两边分。

天花板，来彩画，天宫胜景，
柱棵上，红堂堂，放大光明。
椽子上，来雕刻，花花朵朵，
磨地砖，来彩画，盘古初分。
东山墙，来画起，东天日出，
西山墙，来画起，日落西沉。
照墙上，来画起，麒麟送子，
左招财，右利市，五谷丰登。

东山墙，红粉粉，西山墙，白粉粉。
庙宇改造簇簇新，外红里白放光明。
戥戥银子几百两，打发六匠转家门。

员外说：“李青，我家总修行办道了，拿安童梅香总打发他们家去成家立业。”
安童梅香总释放，无挂无碍好修行。
看了良时并吉日，另招僧道管山门。
小小草庵结一座，一家四口诵经文。

修行不劳神，黄昏到五更。
吃尽千般苦，何愁道不成。
修行有了三年整，十大功劳海能深。

玉皇大帝早已得知，拈香童子功德圆满，召他上天，加封神职。忙差火德星君下凡，替他一门脱过凡胎。

归去来兮归去来，火坑里面脱凡胎。
脱了凡胎换仙胎，逍遙自在上天台。
满家人等站祥云，御宰台前讨封赠。

玉主说：“拈香童子，你下凡能吃苦中苦，今封人上人。”

李青前来听封赠，报恩师菩萨职不轻。
你家父母修成道，圣父圣母受香烟。
刘氏前来听封赠，贞节淑德正夫人。
天官没得安身处，阴司地府管鬼魂。

玉主封过，拿封神榜射到凡皇金殿，景泰皇皇五更三点摆起銮驾又重重封赠，随后发下帑银到各州各府。

起造一座十王殿，坐北朝南受香烟。
又打发六部朝臣、风流才子、自在臣相用细论调目功夫。

造了一部《十王经》，清清净净了愿心。
造了一部《十王忏》，追宗荐祖了愿心。
造了一部《李青卷》，阿弥陀佛了愿心。
又造一部《十王卷》，醮殿了愿保延生。
又打发丹青手、眷录师、裱画匠下凡。
一张白纸四角方，五色颜料对上装。
巧手画起金容相，设供坛内做经堂。
众位，宝卷讲到此处，好比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。
经到头来卷到梢，斋主会友请香烧。
对圣讲部《李青卷》，福也高来寿也高。
经到头来卷到头，弟子理该请卷收。
《李青宝卷》来收起，《十王宝卷》再提头。

宝卷看完成，礼拜佛世尊。
佛前求忏悔，有罪化灰尘。
红烛分左右，真香透天堂。
十王哈哈笑，福禄寿喜总成双。
东风洋洋进门来，调过南风又招财。
西风吹散蟠桃会，北风荡散万年灾。
会上姻缘三世佛，文殊普贤观自在。
诸尊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
宝卷看完成，功德注长生。
消灾增福寿，难为众善人。
南无阿弥陀佛！

王国良 抄录

